

# 讓崑曲鮮亮地活着

時地人  
梁貝爾

珍惜樹蔭，想當然是城市的責任。



如是我見  
尹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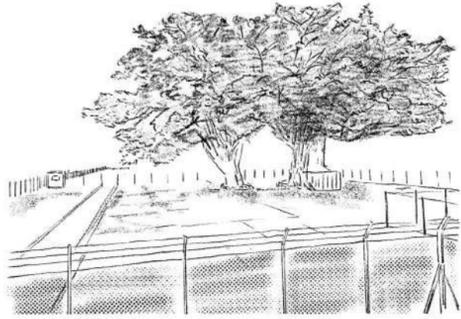
五月十八日，是崑曲的大日子。二〇〇一年的這一天，崑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首批「人類口述和非物质遺產代表作」。從此，崑曲和崑曲人擁有了自己的特別日子——五月十八日。一直以來，戲曲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，它的受眾大多數相對年長，如何與時代接軌，讓更多的年輕人接受並喜歡傳統文化，是戲曲人孜孜不倦努力的方向。上海戲曲園裏，張軍是一個響亮的名字。作為崑曲藝術家及推廣人，他努力的目標就是如何讓崑曲鮮亮地活着。

為培養知音，張軍和他的昆六班學員免費為白領們舉辦崑曲培訓班，讓「崑曲走近青年」。絕大多數學員都是像我一樣的崑曲「小白」，小老師們盡心盡力，六個月時間，我們學會了蘭花指、台步、圓場等基本動作，也能穿着戲服和繡花鞋，跟着伴奏唱一段像模像樣的《牡丹亭·驚夢》了。培訓班讓我了解到「台上一分鐘，台下十年功」的辛苦，亦讓我感受到崑曲唱腔的魅力。張軍說：「傳播崑曲

就像是一段時間旅行。這當中有些人上船了，你並不知道，但是偶爾他會告訴你，我也在這條船上。」我想，總有一天我也會是船中人。

去年五月十八日，我去上海美琪大戲院參加了「笛聲何處——崑曲非遺二十周年演唱會」。崑曲至今已走過六百多年，它確實很老了。如何讓年輕人愛上崑曲，張軍和音樂人彭程經過琢磨，將崑曲的「水磨腔」與電音、爵士、New Age等當今世界音樂風格相結合，創立了崑曲與現代結合的「水磨新調」，在保持崑曲唱法和唱段不變的基礎上，讓崑曲變得更「好」聽了。那天，我特別留意了一下，現場至少三分之二是年輕人，主辦方給每位觀眾發了一根螢光棒。最令人難忘的是音樂會尾聲，全場觀眾揮舞着螢光棒，和演員們一起合唱《長生殿·定情》裏的水磨新調《長情歌》：「在天願為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情綿綿無絕期……」彼時彼刻，崑曲的美妙滲入心脾。古典藝術必須要走陽春白雪之路嗎？不，它完全可以飛入尋常百姓家。就像張軍說的那樣：「崑曲和唱歌一樣，可以隨時隨地就唱。」藝術本就是用來身心享受的。

因受疫情影響，各種演出擱置不少。今年春天，身處上海的我已經居家抗疫一月有餘，每天的生活內容重複而單調。雖然無法親觸撩人的春色，但我可以從別的途徑去感受春的氣息。讀書是一種途徑，收看崑曲直播也是一個途徑。笛聲悠揚，月色朦朧，楊柳依依，水光瀲灩，張軍開口唱道：「最撩人春色是今年，少什麼低就高來粉垣，原來春心無處不飛懸……」沉浸在細膩婉轉的美妙唱詞和唱調中，幾度心潮起伏，感動欲淚，精神瞬間像被充滿了電，滿血復活。音樂讓這世間變得如此動人而蕩氣回腸。很欣慰看到各地觀眾紛紛刷出彈幕，戲曲就應該活色生香地活在當下，活在當下每個人的目光中。放下矜持，走進直播，以親民的態度來普及、來推廣，讓崑曲代代相傳。



# 還原歷史

著名電影導演嚴浩最近在一本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，整整十五頁，長約二萬字。出乎讀者意料之外的是，文章的題材並非是嚴浩的老本行——電影製作，而是「六七事件」。

何謂「六七事件」？它是指發生於上世紀一九六七年五月的社會事件，不同的叫法還有「反英抗暴鬥爭」、「五月風暴」等。社會事件由普通的勞資糾紛開始，發展至廣泛罷工、罷課、罷市、示威抗議，持續半年，造成五十一人死亡，數百人受傷，約兩千人被捕，其中包括三百多名未足二十一歲的青少年。關於這樁歷史大事，嚴浩知道得多，較全面，原因是他除了少年時代目睹事件的發生經過之外，過去還花了多年時間去搜集事件的來龍去脈資料，或許他是為了拍攝一部以「六七事件」為主題的電影作準備。他搜集了海量的資料，包括許多解密文件，經過認真整理，抽絲剝繭，條分縷析，努力尋找「六七事件」的真相。

「歷史，是客觀存在的事實，然而記載歷史、研究歷史的學問卻往往隨着人的主觀意識而變化、歪曲、捏造。六七社會騷亂的真相，本來有如一箇拼圖板，少了一塊也不是原貌。」嚴浩在文章中寫道。他的文章發表後，引起關注。一位資深傳媒人讀後表示，這篇文章是他看過的許多論述中最高客觀和剖析得最為深刻。適逢今年是「六七事件」五



HK人與事  
朱昌文

十五周年，也許嚴浩的文章發表，是一個好的契機。

為了喚起更多人對「六七事件」的關注，我的好友石中英過去多年來出版了不少有關書籍，演出音樂劇，拍攝電影等，至今仍然努力不懈。日前他舉辦了一個座談會，邀請了嚴浩主講「六七事件」對今天香港社會的影響，鑒昔觀今，從中可以汲取什麼經驗與教訓。一群文化界朋友欣然出席，筆者叨陪末座，大家踴躍發言，各抒己見。

嚴浩提到，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年，至今仍有一些人心尚未回歸，國民身份認識模糊，原因有多方面，最主要是缺乏國民教育以及長期沒有推動「去殖民化」，他認為，特區政府要多管齊下去殖民化，將重要職位轉到經過嚴格挑選的本地人才手中，並對高級公務員進行政治培訓，以消除殖民心態。其次是從教育入手，積極推行國民教育，培養學生的國家意識和歸屬感。

出席會議的作家屈穎妍認同嚴浩的看法。她日前在一個視頻節目中提到，香港回歸二十五年，所有紀律部隊將轉為使用全中式步操，代替過去一直沿用的英式步操，這是去殖民化的一項值得肯定的做法，是一個好的開端。其他與會者都對新一屆特區政府寄予期望，包括在推動國民教育和去殖民化方面認真着力，做出成績，這是香港市民喜聞樂見的新景象。



君子玉言  
小香

四月二十二日，早晨上班還是一路「美麗的鮮花在開放」，傍晚傳來疫情爆發消息。近一月來累計感染八百多例，每天幾十例。至五月十七日，全國疫情地圖十八個高

風險地區全在北京；五十九個中風險地區，北京佔二十六個，位列第一。但身在首都，各方面感覺OK，管理有序有節奏，市民從容淡定也不麻痺大意。

上周四（十二日）傍晚，突然接到10086短訊稱「您近期可能到訪過XXX及周邊地區，存在疫情風險」，需立即向所在社區報備，「原地不動，等候核酸檢測通知」。不需回憶，可以毫不猶豫地確定上述地方絕對未逗留過，唯一可能是開車路過。趕快給社區打電話報告。晚上，身份證所在區的流調人員來電，問近日有沒有到過某某地方，並詢問住所地址及社區（詳細到門牌號），如實相告。流調人員說，謝謝您理解！我們要連夜排查，有十幾萬人呢。我說你們辛苦了！放心吧，一定配合。她連聲致謝。再晚一點，住所社區來電話，說已接到疾控中心通知，接下來由社區跟進。社區是這個排查鏈條的終端，除了承接身份證在外區+住所在此的被排查人員，還要負責聯繫身份證在此+住在外區的人員。也要連夜做。各鏈條工作人員都很溫和客氣，也很負責任。

周五凌晨打開健康寶，果然被贈送彈窗③一枚。一打聽，前後左右，同事親友彈窗者比比皆是，不止一次彈窗者也比比皆是。如本人者近一個月來遭遇四次彈窗的大有人在。經濟學家余永定老先生五月十四日參加清華五道口經濟論壇時，也提及自己被彈窗了。一旦彈窗，不能進入任何需要刷碼的場所。當下情勢，就意味着不能出門了。果然應了那句話「上帝給你關了一扇門，就一定會為你打開一扇窗」。

疫情時代帶來一些衍生品，「彈窗」（pop-up notification）這詞，注定要收錄大辭典。還有「大桶領」（十人一組混檢時，第一個人負責拿着檢測瓶交給檢測人員，此人就叫「大桶領」）、「解離」（解

# 彈窗記



初夏時節，北京街頭的月季花競相開放。

中新社

除隔離）什麼的。健康寶提示出現彈窗有五種情形，並作了名詞解釋，同時一一列明對應的「解彈」指引：

彈窗①為十四天內曾到訪有一例及以上本土病例的縣級地區；彈窗②為正處於入境隔離（未滿二十一天）；彈窗③為與京內外風險地區、風險點位、風險人員有時空關聯可能；彈窗④為未在規定時間完成檢測；彈窗⑤為十四天內有陸路邊境口岸所在縣旅居史。

屈指一算，自返京以來，曾經擁有過彈窗②③④。彈窗②，只要隔離一定擁有過；彈窗③，只要出門，一不小心可能擁有，「中獎」概率極高。轉角不一定遇到愛情，但可能會遇到疫情，更可能遇到「彈窗」。所謂「時空關聯可能性」，即假定區域、距離、時間都可能與神秘的病毒有交集。時間可上溯前十幾天、確診者乘坐電梯後四個小時；半徑可外延至封控區管控區周邊、一座機場、一個縣級行政區。《北京日報》官網公布封控管區清單，題目就是《別靠近，小心彈窗！》。去外地、同縣區有確診者，坐一趟飛機、機場曾出現確診者、開車頭頭靠近封管區……都可能彈窗。街坊大爺說他因去買藥而被彈窗。

彈窗④呢，按解釋是針對三輪區域普檢後「一次也沒有檢測的」/「對三次均未參加篩查的人員彈窗提示」。很多人理解為：

「均未」參加的才彈窗，那麼三次、二次、一次都OK，只有零次不行。結果，五一假期第一次區域連續三天普檢後，不少人被彈了——才知道實際操作是必須滿三次。後來兩次普檢，政府都發短訊告知「市民朋友，十六至十八日，我市開展三輪區域核酸篩查，請您按照社區、行業、單位通知，每日參加，以免健康寶彈窗受限！」

彈窗原因千萬個，解彈方法只一條——做核酸。三天兩檢，然後到社區簽承諾書（說明是開車路過），兩三個小時後健康寶自動解彈，擁有綠碼的人生才是自由的人生。

如同一日三餐，兩天一測、每日一查（健康寶）成了人們的生活方式。網友調侃，「去哪都要四十八小時核酸，我的保質期還沒麵包長」「我的命是核酸給的」。還在國外的小朋友說他們三年來從沒做過核酸。

初夏北京，天特別藍，雲特別白，花特別艷，鴿子叫得特別歡。街上人流車流異常地少，社區裏車位都滿着，大家自覺地待在家裏不出門。下樓做一次核酸、取一趟快遞就算運動過了。物流一直暢通，新鮮蔬菜的物流速度更是快得令人吃驚。下完單，半小時後就送到了。

今天將完成五月第三次社區普檢。工作人員騎着單車在小區裏轉，廣播提醒去做核酸。這個初夏，安靜而鮮明。

# 《重讀二十世紀中國小說》

東言西就  
沈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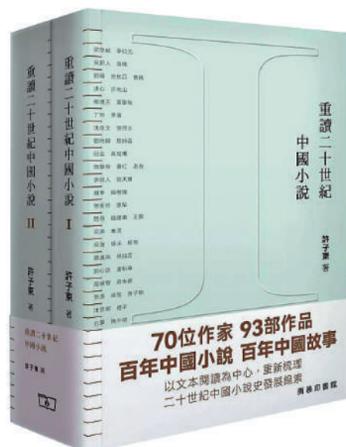


近日參加商務讀書會線上講座，聽許子東教授談《重讀二十世紀中國小說》的想法與心得。對於那些年追《鏘鏘三人行》的我而言，許老師絕對是不容忽視的存在。從電視前到手機端，儘管沒有了「鏘鏘鐵三角」你來我往的熱鬧，所幸直播鏡頭前的許老師溫文爾雅依舊，學人風采不減當年。雲端所見，各地觀眾全程熱情高漲，最後的問答環節更是高潮迭起、一再延時，講者的魅力不容小覷。

伴隨許老師不疾不徐的分享，恍若步入中國小說的百年時光隧道，一路徜徉文學世界，「中國近現代文學的多面」如書卷漸次展開呈現。《重讀二十世紀中國小說》採用編年體例，始於一九〇二年梁啟超《新中國未來記》的政治「神預言」，止於二〇〇六年劉慈欣《三體》的硬核科幻。其間，大致按照作品發表或出版的時間順序編排，既包括時有忽略的「晚清時期」和時有說起的「五四時期」，也涉及時有留白的「革命時期」和時有論及的「改革開放時期」。另特別收入「生態篇」，高度還原不

同時期「作家的一天」。作者以名人名篇為中心，重新梳理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的關鍵線索，探討小說史的發展脈絡，頗有為中國文學著史況味。

一如巴爾扎克指認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，在許老師眼中，中文小說則是最接近中國故事的文學體裁。翻閱《重讀二十世紀中國小說》，串聯「二十世紀」、「中國」與「小說」三大關鍵詞，無異於以小說為匙，看百年中國故事。置身二十世紀一以貫之的時代敘事下，原來一經打通「晚清時期」、「五四時期」、「革命時期」與「改革開放時期」的人為壁壘，便赫然發覺：在以知識分子和農民為現代中國文學主要人物形象，由二者構成「啟蒙救亡」主題的學術界主流之外，官員（幹部）亦是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一條不可忽視的人物形象主線。其間，既有知識分子與官場的「互相改造」，也有民眾與官員的「矛盾依託」。許老師通過文本閱讀與文本分析，回溯並探究由文本所建構的世界，發現了二十世紀「土農工商仕」中國社會階級分析的新問題。而面對



《許子東著作《重讀二十世紀中國小說》。資料圖片

許老師自言不生產故事，只是故事的搬運工。事實上，脫胎於音頻節目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》的《重讀二十世紀中國小說》，書中所選取的正是一百年來中國人寫的最暢銷的中國故事。而許老師用音頻來「寫作」，以簡潔明快的表達方式處理複雜晦澀的學術問題，可謂中國文化普及化、大眾化的一種創新嘗試，讓一個世紀的中國故事走出「象牙塔」，在輕鬆談諧的閒話閒談中重回大眾視野。對此，陳平原教授亦不諱言：學術界能寫作的人很多，傳媒圈能發言的人也很多，但是不僅能寫、能說，而且能把沉重的學問說得有趣的學者卻很難找，許子東教授恰恰就是這樣的跨界學者。如此看來，我們所處的時代，缺少的其實並不是故事，而是會說故事的人。但願，有愈來愈多會說故事的人，融合傳統與創新的表達方式，以普羅大眾喜聞樂見的表現形式，跨界講好愈來愈多膾炙人口的多元故事。

「百年來中國怎麼會走到今天？會走向怎樣的明天？」的世紀一問，作者提出不妨相信《老殘遊記》有句話：「眼前路都是從過去的路生出來的，你走兩步回頭看看，一定不會錯。」